

了，这些关于亲情、友情、大爱的家风家训可以传承下去”。

那本书只印了2000册送给亲友，收获无数好评，也让央金第一次体会到文字的力量。

而父亲的离去，永远是女儿余生中漫长的潮湿。央金用了很长的时间，始终没有走出来。直到2016年9月9日，央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。

她永远记得那个晚上，她和一群援藏的朋友喝酒吃肉、秉烛夜谈，聊起西藏的植物、动物、生态。“西藏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一种温暖，或者说是情怀。”自此，她爱上了西藏，10年间已经去过42次西藏，看遍了那里的春夏秋冬。

“无常，不是悲剧，是真相。”央金说。在大自然里，今天出太阳，明天下雨，后天刮大风——这是自然的无常。每个人都会面临朋友的告别、亲人的离开，这是生命的无常。“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向死而生的旅程。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去坦然接纳这些无常，然后勇敢地活在当下”。

于是，有了《幻山》。

“2023年，我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，前往英国湖区参观了彼得兔博物馆。很多年前我曾经想写一本童话书给我女儿，那个博物馆让我重拾了写作的冲动。不论人生有多少无常，会经历多少困难；有些梦想，当你想



上图：《幻山》的展位打破了传统签售模式，被布置成一座“微缩的喜马拉雅”。

去做的时候，还是要坚持去做它。”央金说。

《幻山》小说的主人公陈羽央是一位植物学博士生。“这是因为在旅行中，我有幸得到许多植物学家、藏医和藏药研究者的指点。整个喜马拉雅山脉是一个巨大的生物基因库，植物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。我想通过植物学的视角，来展示喜马拉雅山脉的生命力。”

植物不说话，但用扎根、绽放与消逝，告诉她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占有时间，而在于使用时间。“比如一株塔黄一辈子只开一次花、冷杉的等待、桧木的奉献……这些都是和时间有关的事。”

书名中的“幻山”二字也颇有深意。央金如此解构“幻山”的三层涵义：一是地理意义上的山，真实存在；二是每个人心中

的山；三是需要用心才能看见的山。“幻”是流动的，“山”是恒定的，幻山是在流动中寻找恒定，在变化中触摸真实。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评价道：“《幻山》以植物映照生命的向死而生。作者四十余次踏入西藏，把喜马拉雅的神奇美丽与世界分享，追寻万物共生的自然之道。”

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杨永平看完后则表示：“杜鹃花、雪兔子、桃儿七、绿绒蒿、塔黄……这些青藏高原的真实生命，在央金笔下成为通往异境的密语。《幻山》不是一部植物图鉴，而是一部以草木为经、以雪山为纬的心灵史诗。”

就如书中所言：真正的神迹，是在全然接纳生命无常之后，更加热爱生活、更加勇敢地投入每



扫码观看
独家精彩视频